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
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

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名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名為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為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

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黄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名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没入王繼先第為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為督府掾詔從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

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彦黄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郤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

才蓋末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

徼曉暢軍務曩章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歳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髪隱微纎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龍大淵曾覿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覿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隷耳厚賜之可也若

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名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擻郡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名卿矣至鎮首蠲税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税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税併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説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

草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冠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

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戍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孥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隷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宫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糶貸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

晝明年四月閩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
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
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令以腹心耳目寄之此
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
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純正可以拾遺補闕
願亟名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為
國報雪讐恥為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禄大夫謚忠肅珙
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晝哀致毁

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奬擢除宗正丞

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時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

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嶠林大中等八人乞擢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名還為禮部尚書進叅知政事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叅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簡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輙留之納諸御座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

之以罷去起帥閬易鎭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𫎇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黄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昌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櫂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懐德之士不應試干禄老於韋布乞

自科舉後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為帶御器械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昌以

勸功乞為之限制遂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戸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為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彦養孫也並閤門祗候祖舜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脩撰知新州韓彦直升祕閣脩撰祖舜言脩撰本以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熺卒贈

太傅祖舜言熺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傅之秩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薨于官謚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由温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禄不逮養移病而歸閲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年趙鼎

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衣州進

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内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説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樁錢無定名數吏緣為姦刻剥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樁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蕺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刼大寶

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抉藪鑿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曰徯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荊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

寬歲月張浚復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横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讐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乏軍儲虛符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墻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為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

論湯思退太早令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諭
之曰大寳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
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
寳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
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寳前言
不用為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為禮部尚書入對言理
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寳乞復免行

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中書舍人閻安中欲
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彦亨歙州休寧人資頴悟日記千言博洽經
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
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删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
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為法除司農丞又遷
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彦直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
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彦直復因父

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令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偽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為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

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鞫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
安節并逮悅道悅道章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
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為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
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迓使安得
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
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廵檢王松馬不得鞭
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
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

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巳聞
欽宗升遐安節言宫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
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
因内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
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爲進取招
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言
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
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

剗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輙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内降之科

凡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
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
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
高貲為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
曰近不見繳駮有所見但繳駮朕無不聽龍大淵曾覿
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覿帶御器械諫議大
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覿並除知閤門事
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

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録黄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
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
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
為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
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
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
邸舊人李珂擢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
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

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
畫定四事詔羣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
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為淮襄屏蔽不可
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宫當迎奉陵寢地必
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
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
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倉唐張柬之國
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

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陛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名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歎羨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凡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與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為中司時

所薦盡往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名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為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

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强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强將良士勇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吴璘累官閥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彦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

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喈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

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目使頤指内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絶不能自存剛中以為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名諸府有善射者復其禄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癃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圮屬九縣繕

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
賢癉惡以示民有女巫蓄蛇為妖殺蛇黥之孝宗受禪
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名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
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
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
為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
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
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

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禄大夫謚恭簡建炎間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為兵衆以為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絲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録東溪集應齋筆録凡百餘卷

李彦頴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强記覽金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彦頴方十歲追不及敵已廹其後能趨

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泳豪敚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貲具彥頴爭之泳怒戒吏煅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攺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頴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巳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叩彥

顏彦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檜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彦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彦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

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宫僚以為詹事於東宫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録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説再登樞筦彦穎論説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

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
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
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
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
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
不言多沽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
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
彥頴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

為戒令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對便

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為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户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令不得已令三百里内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

論其罪貶新州彦頴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内降繳回甚多内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幷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彦頴䟽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絶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宫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孟享禮繁特免卿

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戸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

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
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民力令盡以虛文耗之上嘉
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刱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
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
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
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
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提閘四十
九所立水則上中下灌溉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

郎兼崇政殿説書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
成大奏承平時絹疋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
遞增五分為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
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
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
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
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
幘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懐之入初進國書

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
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
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
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
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
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
飭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
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

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數以寛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説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為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説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為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

驟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脩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

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具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名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名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

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二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録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纊以未雪讐耻為深恨王藺犯顔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絶踪大寶獨從之游逮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檜排淵

覼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曽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吴璘一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與若祖舜奪楊愿恩欃秦熺麩誅檜惡於既死彦頴論事激烈披露忠藎直氣亦可尚已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黄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黄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

第一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

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
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
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國子博士樞
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方
厲精求治曰黄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
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為謀上矍然洽
條奏廟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
而後定傷根本多矣遷祕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祕

閣儲英俊為異時公卿用行黄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
首奏諫臣非具員職在諫爭朝政有闕所當盡言上亦
以為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
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
法宫心則壇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洊歲荒歉之由必
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力
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
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

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徧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鎭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為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摭細故他慝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鋭志肆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

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

章以蔫亦何不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彊盜異他盜以其故為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給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令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

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宫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技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禄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

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賜
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
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
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
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
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
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
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

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祕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寖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

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自是凡

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凛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絶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逺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别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

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槖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
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
乃㳂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
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
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
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
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
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

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窒滲漏悉為補發尋丁内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戸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

費兖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閲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盧江王晉楚王

同詔改爲瞎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内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説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

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陞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内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

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陜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

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緜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緜

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為盜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紿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内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

在蜀寛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恵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寛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歳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羸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

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
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
乃為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
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
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
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
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
留矣但力辨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

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温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吕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吕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

勝義不可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封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

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捕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宫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于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

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捕翠
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
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
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
召為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
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
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
斃一主生昌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

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

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
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
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
之監謗將帥剥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
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
密管軍班次觧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
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
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

雪交作十朋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遣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説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亟請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直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司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

以草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鋭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

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剏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髙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顧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賛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

賢欺君訕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覬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為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

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當及王師一不利横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讎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内脩俟時而

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㪂為群議所揺然異論紛
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
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
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
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
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
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
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珙

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虧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創奉錢敝貢闈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温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

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
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
辭詔州郡禮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
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
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屢章告老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
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内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
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顔真卿寇

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

悔咎迨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
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
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
為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
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
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
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
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

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絶望矣又言去歳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辭陳裴垍對唐憲宗為治先正其心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

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宫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宫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

書舍人閻安中為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册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帯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帯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寛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為文豪健俊整有

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彦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文
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强
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寛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
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
公此心如虚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吴芾薦為檢法官
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
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

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

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
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
淮則任浚為重一郎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為去就
上悟出正志為福建漕運楊存中為御營使總殿前軍
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
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棫不敢涉淮良翰
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
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

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廣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

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

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陜以荊襄趍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荊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

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祚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為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

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幼歲時方禁蘓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孛氣所生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

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為首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

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辭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為然俊卿輩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

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器械劉炎莞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為姦利一日見莘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莘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熳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

老効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幸醫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摇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横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髪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色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

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髙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莘老

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
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
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
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
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
是脩内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論曰黄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吴
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事上

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吳芾傳致仕後十年卒○臣其睿按此云致仕十年又云晚閒十有四年一傳之中前後互異一本此句無十年二字疑是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